

到奴役之路



著光海殷

八七之書叢學文記傳

到奴役之路

傳記文學叢書之七十八（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到奴役之路

定價新台幣 一百元

著者：殷海光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一三六號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 0003691-0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九月一日再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一九號

自序

海耶克教授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了「到奴役之路」一書。批評家們將這本著作和約翰·穆勒的「論自由」相提並論，可見它的重要。一九五三年我才有機會讀到這本著作。當我讀到這本著作時，好像一個寂寞的旅人，在又困又乏又渴時，忽然瞥見一座安穩而舒適的旅舍，我走將進去，喝了一杯濃郁的咖啡，精神爲之一振。

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正同五四運動以後許多傾向自由主義的年青人一樣，那個時候我之傾向自由主義是未經自覺地從政治層面進入的。自由主義還有經濟的層面。自由主義的經濟層面，受到社會主義者嚴重的批評和打擊。包括以英國從邊沁這一路導行出來的自由主義者爲主流的自由主義者，守不住自由主義的正統經濟思想，紛紛放棄了自由主義的這一基幹陣地，而向社會主

義妥協。同時，挾「經濟平等」的要求而來的共產主義者攻勢凌厲。在這種危疑震撼的情勢逼迫之下，並且部分地由於緩和這種情勢的心情驅使，中國許多傾向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醞釀出「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主張。這個主張是根本不通的。這個主張的實質就是「在政治上作主人，在經濟上作奴隸」。我個人覺得這個主張是怪整扭的。但是，我個人既未正式研究政治科學，更不懂得經濟科學。因此，我雖然覺得這個主張怪整扭，然而只是有這種「感覺」而已，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正在我的思想陷於這種困惑之境的時候，忽然讀到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這本論著，我的困惑迎刃而解，我的疑慮頓時消失。海耶克教授的理論將自由主義失落到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從新救回來，並且擴大到倫理基礎上。一個人的飯碗被強有力者抓住了，那裡還自由可言？這一振興自由主義的功績，真是太大了。

我平生讀書與思考，受影響最深的要推羅素。除了羅素以外，近年來對我影響最深的要推波柏爾和海耶克二位教授。我受海耶克教授的影響是從讀「到奴役之路」開始的。這本論著曾給我的思想以一個新的衝擊。它使我對自由主義的認識加深並且加廣。

我現在說自由主義是一種「主義」，實在有些勉強。我現在之所以用「主義」一詞，純然是因為我找不到更恰合的字眼來表達我所要表達的意義。「主義」一詞的用法，在許多情形之下，與現實層界的權勢不可分。於是，它變成「只許信奉不許批評」的聖諭。這樣一來，它帶有權威

的陰影，和強制的意味。自由主義即令算是一種主義，也不是這樣令人緊張的「主義」；否則根本就失其爲自由主義的資格。自由主義可以被反對，可以被批評，而且無寧歡迎批評，它也無懼乎反對和批評。政治層面的自由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層面而已。自由主義之最中心的要旨是一種人生哲學，一種生活原理，及人際互動的一組價值觀念，或對人對事的態度。它是人本主義的，認爲個人是人生一切建構和一切活動的始原起點。個人有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法治的基本出發點和功能，並非保障政司的權力，而在保障個人之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從這一組設準出發，自由主義者看得最嚴重的事是鎮制權力的隨意濫用，並且反對國邦統治大家的經濟生活。自由和責任有不可分性。依此，一個自由主義者對於他的所言所行的後果都負有責任。不付責任的人是沒有資格講自由的。沒有理知和道德觀念作基礎的騷動根本就不是行動自由。不從理知和對社會的責任感出發的言論不是言論自由。騷動和不負責的言論往往招致極權主義的災禍。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和東方的若干大變亂的史例可爲殷鑑。

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當時給我那樣的感興和幫助。我很願意將我從這本書所得到的益處分給別的讀者。於是，我着手「翻譯」，並且作註解。這個工作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到一九五四年完成。

※ ※ ※ ※ ※ ※ ※ ※ ※ ※

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胡適之先生在當時的「自由中國社」歡迎茶會上的講演裏說：

二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的新聞記者同我談話時，我曾對他說：「我所知道的，在臺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所想像的。」我還舉了個例子。他們大概是因為篇幅的關係，沒有登出來。我舉的例子是說：比方我們「自由中國」最近七八期中連續登載殷海光先生翻譯的西方奧國經濟學者海耶克（原係奧國經濟學者，後來住在英國，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所著的「到奴役之路」。我舉這個例子，可以表示在臺灣有很多的言論自由。因為這種事例，平常我們是不大注意的。這部書出版於一九四四年，到現在已出了十版，可說是主張自由主義的一部名著，也可說是新的主張個人自由主義的名著。這本名著的用意，就是根本反對一切計劃經濟，反對一切社會主義。一切計劃經濟都是與自由不兩立的，都是反自由的。因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計劃經濟，所以儘管自由主義運動者多少年來以為：社會主義當然是將來必經之路，而海耶克先生却以一個大經濟學家的地位來說：一切社會主義都是反自由的。……（載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第十卷第六期）

那時的胡適能注意及「到奴役之路」的出版和翻譯，這表示他的自由主義的餘暉猶存。不過，在臺灣能翻譯並發表「到奴役之路」，這件事對當時「臺灣的言論自由」究竟有什麼證明作用就頗不易斷言。嚴格地說，胡適之先生關於臺灣言論自由問題的談話我並未清楚了解。當時他說的一臺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所想像的，他所說的「許多人」是多少人？是些什麼種

雖然，我借來的「到奴役之路」原書因早已歸還原主以致無法將原文和「譯文」查對，可是，我現在覺得有些地方不能算是嚴格的翻譯，只能算是意譯；還有節譯的情形，也有幾章未譯。關於這一方面，目前被種種事實上的條件所限，我無法補救。我希望在將來對於自由的觀念和思想之啓導工作上能有機會多作努力。現在，我只能把本書叫做「到奴役之路」的「述要」。同時，我趁出版之便，把內容稍加修改——特別是有關人身方面的，因為我所應着重的是觀念和思想及制度。

復次，近四五年来，我對海耶克教授有進一步的認識。我從他的著作和行誼裡體會出，他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節、和肅穆莊嚴的偉大學人。我所處的環境之動亂，社群氣氛之乖謬，文化傳統之解體，君子與小人之難分，是非真假之混淆，以及我個人成長過程中的顛困流離，在在使得我對他雖然心嚮往焉，但每歎身不能至。而且，近半個世紀中國的現實情形，不是使人易於麻木，便是使人易趨激越。從述要「到奴役之路」時代的我，是屬於激越一類的。十幾年過去了，回頭一看，「到奴役之路」經過我的述要，於不知不覺之間將我的激越之情沾染上去。我那時的激越之情和海耶克先生的肅穆莊嚴是頗不調和的。關於這一點，我很慚愧。我認爲我應該向海耶克先生致歉。

※

※

※

※

※

※

※

※

「到奴役之路」這本論著的述要，就所倡導的觀念和思想內容來說，今後大部分有現實的生活意義。實實在在，它展示了一組生活的基本原理，因而也就指出了一條生活的大道。至少，依我的人生理想而論，有而且只有跟着這條大道走下去，人才能算是人，而不致變成蜜蜂、螞蟻、牛群、馬群、工奴、農奴、政奴，或一架大機器裡的小零件。就最低限度的意義來說，這本書的述要之在這裡出現，可能讓這裡長年只受一種觀念和思想薰染的人知道，這個地球上尚有許許多多不同的觀念和思想；而且，在那許許多多不同的觀念和思想中，說不定有的比他所薰染的更好。人不能完全藉消耗物質來延續生命。人的生活還須有理想的遠景。有道德和知識作基礎的理想，至少比需靠現實層界的權勢和利益來支持的種種氣泡，較值我們懷抱得多。

古人說：「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我近年來常常想，人生就過程來說，有些像一隻蠟燭。這隻蠟燭點過了以後，永遠不會再燃了。我從來不做秦始皇帝那種求長生不老的痴夢。那些藉語言和幻想編織一幅圖象來把自己躲藏在它裡面的人實在是軟弱的懦夫。世界上最剛強的人是敢於面對逆意的現實真相的人，以及身臨這樣的真相而猶懷抱理想希望的人。現在，我像冰山上一隻微細的蠟燭。這隻蠟燭在蒙古風裡搖曳明滅。我祇希望這隻蠟燭在尚未被蒙古風吹滅以前，有許多隻蠟燭接着點燃。這許多隻蠟燭比我更大更亮，他們的自由之光終於照遍東方的大地。

五十四年九月十四日修正

目 錄

放棄了的道路·····	一
偉大的烏托邦·····	二
管制計劃與自由計劃·····	三
管制計劃是無可避免的嗎？·····	五
個體主義與民主政治·····	七
法治底要旨·····	八
統治經濟底種種危害·····	一〇
迷妄的平等·····	一一
安全與自由·····	一四
壞人爲何得勢？·····	一六
論思想國有·····	一八

放棄了的道路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by F. A. Hayek)之第一章

譯者的話

今日世界面臨的最大課題無疑是從對抗共產制度而反極權暴政。就純正的理想而言，這是爲了建立民主以實現自由，這一最低限度的主旨，應是自由世界所一致趨歸的。然而，在自由世界裏，並不是所有的份子對此主旨真切嚮往。因此，自由世界還未能形成在政治上的一個同質體以發揮最大可能的反共效率。時至今日，在自由世界裏，尚有人發出要民主而不要自由的妙論。

吾人需知，自由是民主底真實內容；民主是自由底較佳形式。沒有民主則自由失去保障與發展底憑藉。沒有自由則民主將成獨裁與極權暴政底工具。談民主而反自由，正猶之乎要結婚而反對戀愛。這是什麼「邏輯」！

民主形式是易被利用的。舉凡開會也，選舉也，議事也，立法也，舉手也，無一不可表演得維妙維肖。自由則不能被導演。自由是個體之自主，自發，自律的思想，言論，與行動。所以，當自由民主之要求正大光明，而且成爲沛然莫之能禦之勢時，現代極權統治者爲表面順應此勢以保持其權力，無寧選擇形式的民主，而打擊內容的自由。於是，蘇俄發明了「人民民主」這類底玩意以欺衆。但是，假戲總是容易敗露的。當着「人民民主」這種假戲被大家看穿而且要求貨真價實的自由時，蘇式發明家將會對「自由」這一個名詞讓步，而別籌方法來挖空自由之實際，或利用大家對於自由並無真正的了解而藉巧立之名目導向自由之反面。也許，蘇俄型類底發明家會說，只有「階級自由」，「共產黨底自由」，或「蘇俄國家之自由」，再沒有別的自由。這樣一來，就把真正的自由，一筆勾消了。

自由不是隨便可以獲致的。它是適合的歷史和環境之產品。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氣氛籠罩之下的地區，不會產生自由。「作之君」和「作之師」混爲一談時，自由不能顯現。「一盤散沙」並非自由；自由並非「一盤散沙」。在一羣人中，即使具有含糊的自由觀念，但如未將自

由觀念建構化 (institutionalize) ，器用化 (implementationalize) ，任其藉此發展，那末自由觀念有如未經孵化之卵，永遠不能化而為鵬。這樣，縱有自由觀念，或所謂「精神的自由」，它對於整個的人理建構不能發生相干的作用。所以，那聚族農耕的地區，不易出現自覺的自由人。從前，在這些人中，具有某種文飾的禁忌 (Tabooism) 發生支配生活的魔力。到了近代，這種禁忌滲入這些人底政治生活裏，便轉形為種種色色的政治教條。藉高挂政治教條而獲得現實利益者之反對自由，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實在說來，東方沒有自由傳統。在東方某些地區，富於一元論傾向的意理。它雖未將其他意理排斥盡淨，但至少居於優勢的支配地位。這種富於一元論傾向的意理，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定於一尊」。到了現代，經過大的政治變革，「一尊」被滅，墮落而為擁有武力與割據土地者對人衆之宰割，統治，鎮壓，以及部勒。德日諸國之軍國民思想底輸入，給予了這些玩意以「思想武裝」。不久，俄國革命發生，布爾希維克意理向東泛濫。布爾希維克意理遂取軍國民思想底支配地位而代之。布爾希維克主義者，從理論上到實際上，無不澈底反對自由思想，自由言論，以及自由組合；而主張嚴格以一個教條統治思想，以一種宣傳來齊一言論，尤其是以一個政治組織來代替衆多的政治組織。布爾希維克主義者與軍國民主義者雖屬來路不同，但是在敵視自由上則同；尤其在摧毀自由之技術上，後者望塵莫及。在這一關聯上，後者是易與前者化合的：在軍國

民思想的潛意識底子上，加上布爾希維克式的技術。這樣一來，數十年來播散的自由種子更暴露在寒風烈日之中，而日趨凋零，衰落。

自由是人類最寶貴的財產。嚴格意義的自由人之出現，只是歷史進入近代才有的事。時至今日，世界上只有較少數的人才享有自由。自由人是自主，自發，和自律的人。人而能自主，自發，和自律，這是人類文明高度發展底結果。所以，我們可以說，自由人和最文明的人二者是同義語。自由是不容曲解的。它是西方近代宗教、政治、經濟、和知識向前發展的產品。因而它有一定的真實內容。東方大多數人，對於自由底真實內容依然一無所知。對抗共產制度而不知自由為何，正像結婚而不談戀愛一樣地可悲。

原籍奧國的學者海耶克 (F. A. Hayek) 教授底著作 [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一書，依譯者之所知，乃近若干年來論析自由最佳的著作。問世以來，學人交相讚譽。歐美學人 H. Hazlit, G. Garrett, J. Davenport, Hans Kohn, 及 Louis M. Hacker 等之評讚且不具論。我們茲看當代最有影響的大經濟學家鏗斯 (M. Keynes) 對海耶克這部論著的態度，便可見其價值。(羅斯福總統所領導之新政，在經濟理論上，大受鏗斯底影響。)

鏗斯與海耶克教授原係論敵。但是，海耶克教授此一論著問世之初，即改變了他們二人之間的關係。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鏗斯致函海耶克教授道：「我在旅途中有機會把你底著作好

好讀過了。照我看來，這部著作是一部偉大的著作。在這部著作裏，你把所亟需說的話說得這樣好，我們都應該感激你。當然，我不能全部接受你關於經濟方面的學說。但是，在道德方面和哲學方面。我却全然同意你在這部著作裏所說的。對於這些學說，我不僅是同意而已，並且深深受其感動。（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1952）由這一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出鏗斯對海耶克這部論著估價如何的高，以及他受到怎樣的影響。

我們再看鏗斯傳裏是怎樣說的。鏗斯傳裏說：「近來有件可喜的事。即是，鏗斯和海耶克教授二人獲致了愉快的友誼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耶克教授底注意力轉變了。他不再研究銀行論與資本論這類專門技術性的問題。他寫了一本關於政治經濟原理的著作『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部著作中雖不無過甚其詞之處，但畢竟算得是一部典籍。鏗斯和海耶克教授發生愉快的友誼關係，可算是鏗斯對於海耶克思想怎樣反應之一表示。從這一表示，我們可以看出鏗斯對於這個時代某些根本問題的看法。」以共黨作主力所鼓動的非自由主義的意理，到了二十世紀，幾成無可抗拒之勢。海耶克教授此作，則成正面抗拒此勢之信號。所以，它受到學人底重視。

這部論著底立論，固然主要係從政治經濟入手，但背後假定了自由社會的倫理道德基礎。著者海耶克教授學識之淹博，觀見之深入，論證之謹嚴，保衛自由制度之用力，及其對源出德意志

的反映由逆流思想駁議之精，實爲近年來所罕見。這部論著，是一面鏡子。我們看這面鏡子，便可一目了然：奴役社會是怎樣構成的；那地地區正在朝着奴役之路邁進。這樣的力作，對於趨慕自由但却爲流行的似是而非之說所攪困的人，應該是一座指路標。

海耶克教授曾目睹納粹如何摧毀自由而導德意志人民於奴役之路。彼進而思究此結局如何主要源出德意志思想。海耶克之寫這部論著，可謂現身說法。德奧學者與海耶克同等實際者尚大有人在。彼等近二十年來類此之論著給予英美學人以若干警醒：使彼等從新肯定一度受到嚴重震撼的自由信念，並從而革新之，擴大之。納粹與共黨是歐洲現代政治上一對變態的孿生兒。無論二者在發生的根源上有無不同之處，納粹統治與共黨極權底作風與實際設施使人民親身感受的痛苦，則甚少差別。所以，至少在這一關聯上，凡對納粹之批評幾全可移用於共黨。既然如此，海耶克教授底思想，對於一方面並未反對與極權暴政抗鬥而同時却竭力提倡德意志型及其兄弟思想者，應能引起若干反省。

放棄了的道路

自由制度在這一代並未失敗，祇不過未曾嘗試而已——羅斯福

自二十世紀初葉以來，人類底文明發生了出乎意料之外的轉向。近幾十年來，人類文明底航